

久违了

亲爱的老师

美好的相遇

魏振强



版式：伟东

新学期已经开始。刚入学的学童，在时隔几十年之后回望他们今天遇到的老师，心里是充满感激还是怨恨？换一个角度：这届老师，时隔几十年之后，是希望被学生们感激还是怨恨？

每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或深或浅地被他人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甚至会因为别人的影响而变得大不同。这些能左右你人生走向的人，如果能给予你力量，当然是你的幸运；但如果给予的是伤害，你即使厌恶至极，却无能为力，那无疑会成为一生的梦魇。

除了父母，老师亦是你必须面对的一群人。从发蒙到走向社会，一个大约会遇到数十位上百位老师，老师的道德水准、业务能力、生活习惯，甚至说话的方式，都会对求学者产生影响。换个角度说，一位老师在从教生涯中会对成千上万个学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会波及他们将来的家庭，还会波及他们踏入的社会。为师者的责任可谓重大而神圣。

今天，有人在诉说他们的思念和感激，那是他们对生命中幸遇的老师的深情告白。求学者和施教者这样的相遇，多么美好。

柴老师，我看到了上海

陈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最后一批知青，柴忆禾从上海下放到了我老家菖蒲夹，被安置在村东头的小学里。

村里的何书记眼睛瞅着这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冲公社的人发起了火：你给我送来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千金小姐，一看就是“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枪”，我把她搁哪？

抱怨归抱怨，不会种地的柴忆禾，还是被何书记分配在了小学里，暂时代语文课。而我，则恰巧成了她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学生。

在农村，教小学语文课，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只要能认得课本里的字，把课文读顺畅，就会被村里人认为是好老师。柴老师认得字，她胜任这项工作。

柴老师说的是上海话，虽然不好懂，但很好听，她嘴里发出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软、道不明的轻，像端午节吃的糍粑，又像蜂箱里流淌出来的蜜，黏黏的，甜甜的。我们一下子就被这种糯糯的声音吸住了。

柴老师教语文，大部分时间是让我们抄生字表，下课前再听写生

字，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听柴老师朗读课文，尤其是柴老师要我们和她一起朗读时，我们会跟着柴老师一字一句，模仿着柴老师的音调，摇头晃脑，有模有样地读着。一时间，整个校园里就会传出一群“小赤佬”拿腔捏调的朗朗书声。

村里没有人会介意柴老师教学的水平，只要她能把孩子关在学校里不出去玩水，顺便再认识几个字就算功德圆满了。柴老师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在我们这个小学校里也能安生，生长队会给柴老师记工分，给她分粮食。柴老师可以自己煮饭，但菜却没有。母亲心善，也望子成龙，总是让我在上学的时候用小瓷缸子给柴老师带一些炒韭菜、炒毛豆之类的小菜。我手里捧着带给柴老师的菜，心里痒痒的，不时揭开盖子，用手指夹一点，一路走，一路夹，到了学校，小瓷缸子里的菜被夹得只剩下一小半了。

菜送给了柴老师，我就安静地坐在柴老师的身边，看她慢慢吃着我“留”给她的菜，听她讲大上海的故事。从她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上海的房子比安庆的宝塔还要

高；下雨天上海的马路没有泥巴；上海的厕所里晚上都是亮着灯；上海马路上跑的汽车比菖蒲夹的人还要多；上海的供销社比生产队的打谷场还要大；还有，上海的供销社有成堆成堆的糖果……

下课后，我背着书包，回到家，母亲看我沮丧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带着哭腔对母亲说：“我也要上海去，菖蒲夹不好。”

母亲摸了摸我的头，看我并没有发烧，立刻慌了起来，大呼小叫：“不得了，不得了，这孩子撞见了鬼。”

我当然没有撞见鬼。我满脑子里装的是柴老师口中的那个上海。那是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世界，但我想去。我在极度向往中，熬过了一学期。

寒假了，柴老师回了上海，我原以为过年能再次看见柴老师，可等了好几天也没看见柴老师的身影。有传言说，柴老师不来了，有人帮她找了关系，她又可以回到上海了，不会再到菖蒲夹来教书了。

传言很快被证实，我趴在操场的地上哭，不是为柴老师的走而

哭，而是哭那个被柴老师带走的上海。

多年后，我考取了大学，暑假时，第一次来到上海，站在黄浦江边，眼中是斑斓的灯火，脑海里蓦然闪现几十年前的一个场景：一个上海下放女知青带着一群孩子在菖蒲夹破落的教室里用软糯的上海话朗读课文……那个女知青就是柴老师，而我就坐在那群孩子中间。

那一刻，我很想大声喊叫：柴老师，我看见上海了！您在哪里？



陈斌，儿科医生